石民四十集

四十集序

或曰文章與日俱老將無然僕十一歲學爲制舉文十三四學爲古文詞今所存篋中者尚有十八九時作且行年四十矣文

不加進豈猶未老耶然僕老於事矣少年氣蓬勃惡人之擬其銳也好爲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擬其鈍也好爲剽悍之言然設境以叅之其猶昔

銳而今鈍耳文境亦約畧如是也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其情日紆也局日嚴也脉日微也似得之鈍而不得之銳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始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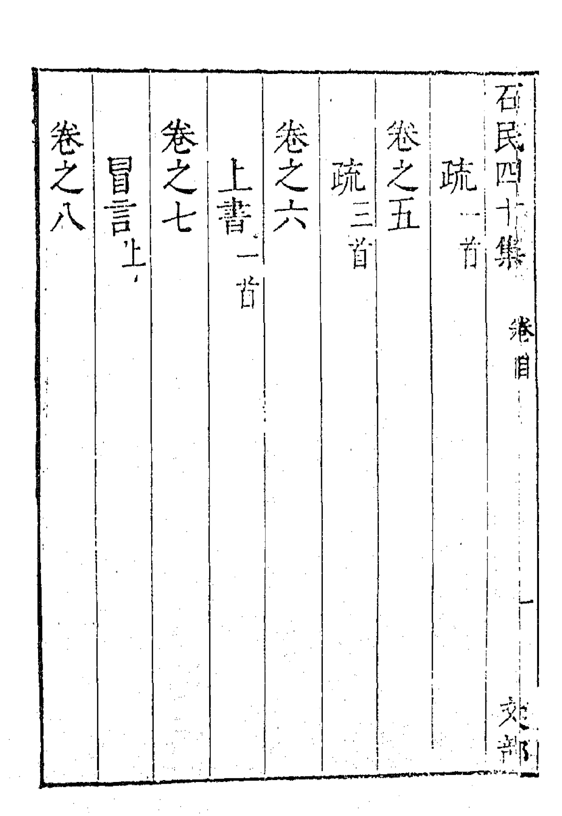
駕乎古也今之企古而如不可及也始之嗜古而古不見其及也今之忘古而并不見其古也直謂之鈍也將無然乃彙至四十除而止其汰者始多而今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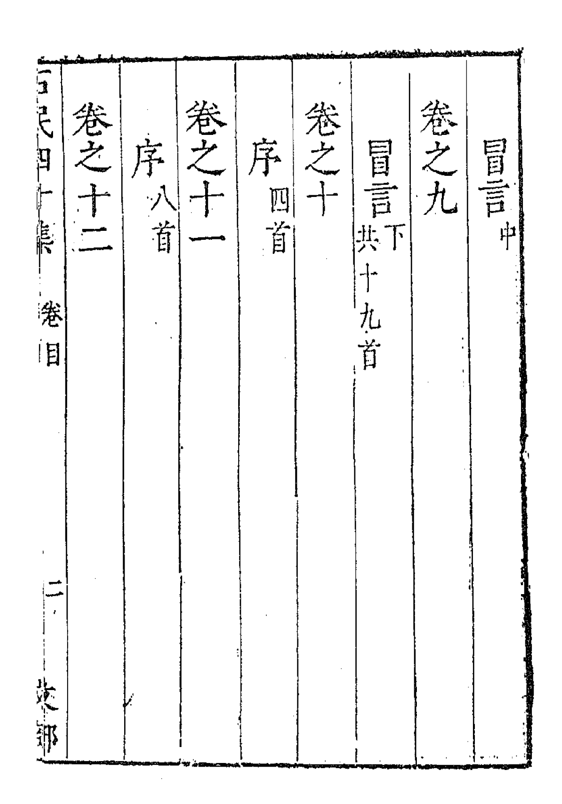
存者今多而始寡亦若以年為
梯其猶今之我耶姑名曰四十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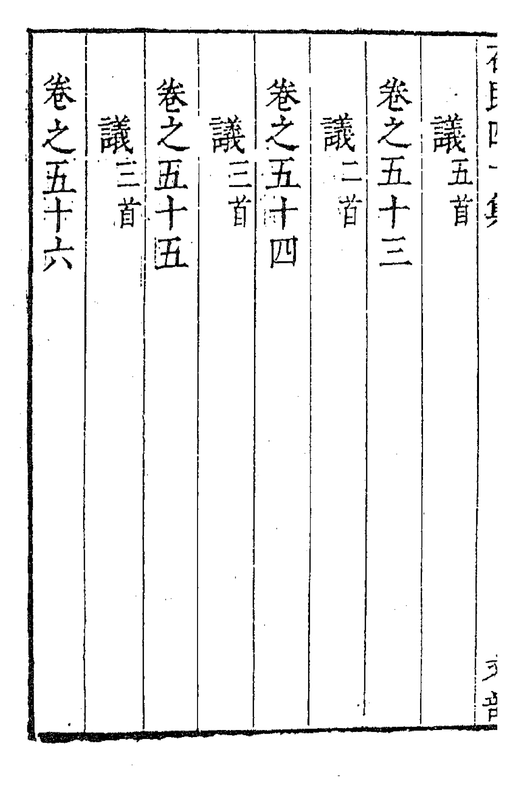
石民茅元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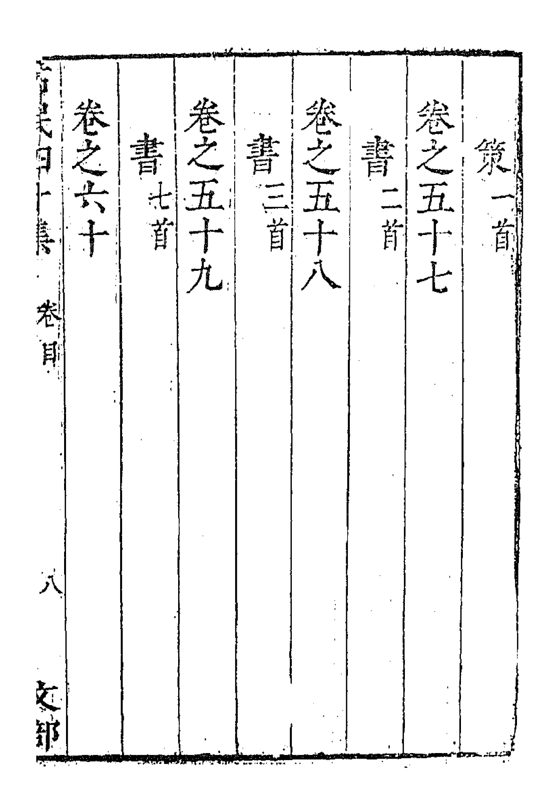
序終

石民四十集卷目









書六首

卷之六十五

書三首

卷之六十六

書五首

卷之六十七

書七首

卷之六十八

書九首

卷之八十一

書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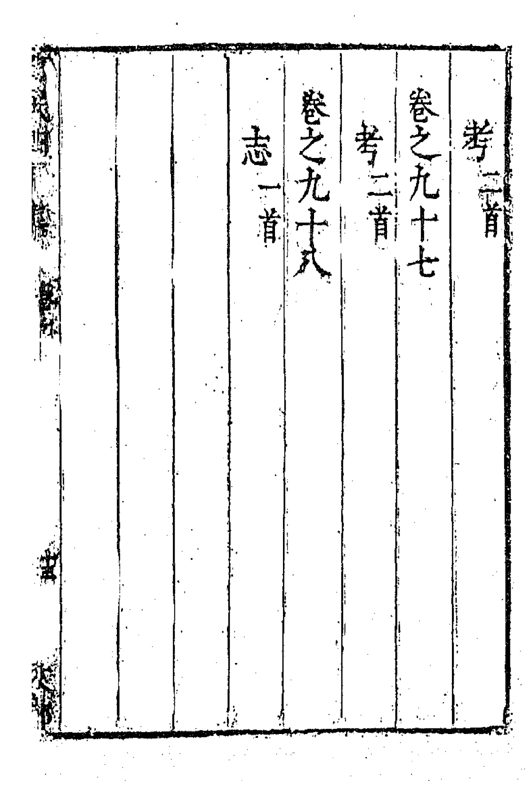
卷之八十二

書六首

卷之八十三

書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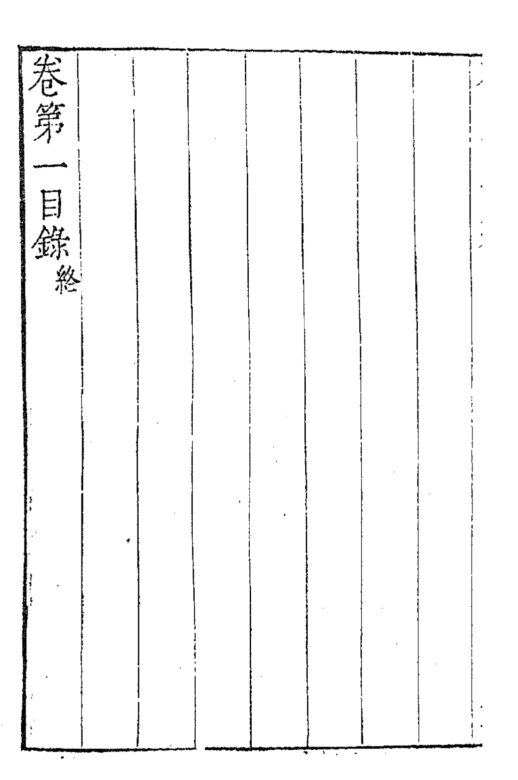
卷之八十四



石民四十集卷目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一



卷第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

辭召用疏

奏為恭承寵命敬瀝悃衷事臣祖坤事　世廟為按察副使臣父國縉事　神廟為工部郎中臣十三為諸生卒業太學雖不中有司之格未得為　陛下宣力四方然國恩深厚竊懷捐糜

之報見東事起羣臣莽究兵法盡輒平生私學以爲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見餽餉不繼屢履宸憂著屬言一十八條竊以身雖不用而人或用其言亦人臣隨地自効之小忠不意辛酉下第長安令制臣王象乾辟臣欲以臣爲贊畫爲大將臣以處非其據力辭得允東西事急又誤蒙中外大僚南北臺省李宗延吳之皞楊維新王允成等累疏交薦屢奉明旨科抄聘取其它私

辟蕢薦者不一臣本書生不諳帷幄之謀俱力辭不赴山東妖賊事急今刑部尚書孫瑋爲南冢宰攝兵部事新招兵五千四百人以參副職銜行文原藉聘臣總統令南京吏部尚書何熊祥後攝兵事臣到京日劄授臣副將命一面練兵一面候題臣本書生不諳將帥之畧亦力辭未允忽報妖賊四十萬從豐沛渡河南中震驚會議出師人有畏色臣憤激於衷請當前鋒遂

勉受部劄師期未定賊報敵敗臣適逢臣母諱
奔跣而歸此臣生平本末也今年五月順天撫
臣岳和聲條陳邊事議以南樞臣原擬副將職
銜聘取臣來再行酌題伏奉聖旨婁雲龍茅元
儀既屢經疏薦准擬職銜用欽此先蒙督師輔
臣孫承宗惠教及臣命赴邊關臣以方在苫塊
非所心安且自揣庸薄無補萬一況未効尺寸
之勞遽蒙擬授之旨臣本以心血酬國亟似以

口舌得官在朝廷或以寓市駿之微權枉人情反似燎式蛙之盛意具呈督師輔臣及順天撫臣懇爲轉辭未蒙垂允伏奉浙江撫臣遵照順天撫臣移咨取臣前往山海永平團練車營聽邑督促刻期催發不得已遂違素悃即日就途此臣近奉特恩始末也臣以一介書生恭承特命宜趨朝覲見後赴巖關但臣本非將帥之選又無帷幄之資　皇上以特旨見召以軍旅見

督誼不敢自言其私但處非其據徒速官謗漫無豎立辜負聖恩咎人所謂無裨國家有損名教正臣之謂也臣不敢不一赴嚴命以見非畏難避事之懷斷不敢冒叨 皇上一官半職以爲濫觴名器之漸容臣以葛巾野服往諷樞輔於邊關教問之餘或攄其狂瞽一得雖無益於海岳之高大稍自盡其犬馬之寸私即力懇終喪永志丘壑觀 陛下掃蕩四夷爲歌詠紀頌

於山中臣之願也原臣係奉旨特用之人不敢
不瀝陳悃衷仰祈聖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環召謝恩疏

爲感戴天恩敬陳本末事臣本書生躬耕誦讀
東夷發難著冒言十八篇武備志二百四十卷
以備富彊之策聊盡芻蕘孤忠耳廷臣遂以知
兵交薦允奉明旨後允撫臣岳和聲所請擬銜
用力辭不獲謬膺曠典起家督師輔臣孫承宗

擬加臣副總兵守覺華島奉旨部覆允行具疏

力辭伏荷溫綸不允臣抵關抗特論請守寧遠

承宗從之題臣充贊畫次年題差臣募水師臣

以羨餘製正偏廂車千輛高麗牌弓弩鐵竹砲

各萬計屢蒙褒旨承宗題臣翰林院待詔逆璫

新擅權謂承宗尾疏趨朝欲清君側之惡邏者

遂謂臣贊之次年承宗議加臣總兵同袁崇煥

取蓋將入告適科臣潘士聞催覆科臣李魯生

薦臣爲大將疏逆璫矯旨謂臣未有功效豈堪
大用於是不唯臣決去志而承宗亦不能竟其
猷爲矣請告候覆適寧遠圍解祟煥挍揭擠樞
謂非臣則今撫寧遠可守必欲㧞遼非臣不可
令樞臣閻鳴泰亦有覺華徧重兵選名將之議
遂請以待詔總理覺華事樞臣王永光仍覆臣
以副總兵照舊贊畫聽撫臣委用逆璫方惡永
光忠諫遂矯旨坐臣鑽刺削藉爲民益欲因臣

以及永光閣臣力救姑免再伺騎尾臣及抵家
後來見鼎峯憐恐臣歎曰臣嘗誓墓以死報國
今不死敵而死璫分也方飾巾以待遣　皇上
當陽首恤武臣遂從竊冠裳臣愚以鑽刺之名
不可受也鑽刺往遼東之名可受也臣可不言
矣但臣去國後忽見閣臣馮銓辯吳淳夫疏曰
所謂死灰斷蓬得非茅元儀乎臣竊痛焉淳夫
未嘗指臣時臣尚枉請告銓何以知爲臣也後

始聞忠賢面呵永光於工所永光曰此袁巡撫
所題邊事急豈可格其所用忠賢厲聲曰盡憑
袁崇煥要你部中何用你只與人威勢諸臣目
擊之所謂威勢意蓋指銓故銓辯忠賢之言耳
忠賢豈以督生前疏有詞臣馮銓爾之之語乎
銓果私於臣則後在揆地臣請告可擬吉留矣
何待崇煥崇煥與臣共生死孰不聞之反出自
銓意乎永光敢抗忠賢反畏銓乎二臣入對

皇上可面訊也臣以非備受人二十餘薦矣如銓以口為稱耍不可計臣如是累人其有終乎故敢赴闕辯白頃知銓已自列奏聖旨至誣搆去位辱以賄闕很為不倫則　皇上已洞悉之矣竊臣得罪逆璫以承宗忤璫而璫已誅臣削籍以永光崇煥忤璫而已蒙復官最後波及始有銓又蒙旨昭雪臣復何言雖屢奉會推推陞所處悉與起用之旨臣似在其列實不復望也

蓋臣身藉聖明再生臣名藉聖明得雪臣之起
家欲以恢遼今幸際聖明必能淬厲羣臣共成
大業臣願畢矣但旣蒙聖鑒不敢不備陳始末
臣曷勝戰越之至

遵旨進書幷辭都督疏

爲遵旨進書幷陳辭悃懇乞聖明矜允事該臣
以遊瑺矯旨被斥蒙恩詔雪具疏陳謝非望復
用奉聖旨據奏茅元儀效力關寧屢經薦舉如

果受抑權璫具有韜畧該部酌議擢用兵部知
道欽此該兵部覆查先於天啓六年六月内本
部覆巡撫袁崇煥疏題臣副總兵照舊贊畫管
水兵三營事本官伉直遜時堅貞忤世致被逆
璫魏忠賢矯旨削籍竟使數年勞瘁一朝湮沒
而國家不得急藉其壯猷殊爲可惜今應查照
原題復其副總兵職銜贊畫軍務仍遵旨擇缺
擢補等因奉聖旨是又該御史袁弘勳疏薦及

臣因言臣所著武備志經緯韜畧洪纖畢具
皇上方勅修兵農等書或當令以刻本恭進以
備乙覽而佐神謨等因奉聖旨茅元儀旣負韜
鈐准加府銜贊畫其所著武備志著進覽欽此
臣不勝感激臣以東事忽起士大夫不乏忠憤
之心每苦兵家爲絕學臣竊以不然也故因輯
臣祖先臣副使坤臣父先臣郎中國縉遺書幷
平生所學削成此書列爲五綱分爲二百四十

卷原以備士大夫之稽核非敢上塵當宁者也故 先帝時諸臣惧以臣知兵交薦每及臣書致臣濫膺賑典出山懇辭回籍荷蒙 先帝溫綸襃及著作然臣終不敢冒昧進呈也今遇皇上勤學博綜竊欲上進以上備丙夜之覩下備纂修之考而又以卷帙重大繕寫爲難且臣蒙舊輔孫承宗舊撫袁崇煥惜臣家學於旣加副總兵銜後兩次題臣待詔先奉具覆之旨繼

奉如議之旨而終不能厠足玉堂一窺秘籍今以兵部兩覆臣自懇辭不允之戎銜具疏而復浪言文墨徒貽笑耳故益逡巡今蒙 皇上允言官之請令以刻本進覽臣亦不上瀆清嚴但奚囊所攜止此一部未免紙劄濫惡懇祈聖明矜宥至於臣之出處在朝廷視之一士之微在臣身所關自爲大節徵聘之典雖係 祖宗舊制百年以來不過數人臣非有耆德碩抱徒以

兵事致蒙濫及故署南樞孫璋擬加臣副將臣
力力辭而撫臣岳和聲疏請如南樞所擬致聘
前來奉　熹宗皇帝聖旨茅元儀准擬銜用舊
輔孫承宗請加臣副總兵銜奉旨下部部覆一
如樞輔之議奉旨依擬行臣爲撫按督促黽勉
赴闕具疏力辭奉聖旨茅元儀著有兵書又屢
經薦舉著遵前旨速赴山海關聽督師輔臣酌
用欽此臣以野服見舊輔勉以大義使改冠裳

趙臣贊畫奔走四年愧無咫效但恢復大勢必
當自覺華右屯進據四衛方可以通兩河合三
鎮困奴而使不得逞臣在山中時已見頗及此
故承宗晉趙臣覺華島副總兵繼欲加臣總兵
往取蓋州今樞臣閻鳴泰之言實與樞輔同心
今　皇上命臣贊畫督樞得無以臣始終此事
或可仍備萬一乎不知實不然也舊輔於臣知
之深矣從事四年不爲不久矣終不能贊舊輔

周旋人情而合羣議終不能贊舊輔猝辦軍資而遽大衆及物力粗備朝議偶合而天意未欲治平矯旨又從中下矣今聖明在上不患大計不定而恐任事與議事未必如一不患濟援不時而恐盈萬水犀數百艨艟必非一時可辦往者舊輔題臣大將取蓋之疏已發而臣懇追之恐千里襲人不當宣洩且盈廷之議必至紛囂故欲於發師之日拜疏而行今宣密謀於廟堂

啟敵人以虛實臣實未知措手也況諸將盡屬
英姿老臣必多定算何待微臣之贊臣初蒙恩
詔開任已足雪逆璫之誣所以叩闕實不甘李
代桃僵既蒙昭雪故止具疏陳謝別無懇恩錄
用等語　皇上銳志封疆不遺老馬哀其摧折
使還舊物臣感刻無既豈不思遂捐軀之舊志
報再生之新德哉然臣一用不效而複糜太官
之廩生宿將之疑臣誼所不敢出也至於總加

府衙吏爲非據今燎豁諸臣不能蠲濯故物臣獨何人又蒙加擢懇乞聖恩矜允使臣歸老丘園終身著述以備稗官雖然　皇上之待臣者至矣臣不能以身報敢不以言報乎　皇上方以武臣不言兵導之使言臣不得以文墨事陛下姑爲老兵嗃矢不亦可乎然可言者甚多非臣所敢言也以兵言兵食爲兵基二者頗有所見耿耿欲吐容臣另疏具聞懇乞聖明允臣辭

右屯爲駐足而急圖益州蓋有青石嶺之險可憑守蓋則延海盡爲我用而金復膏腴之地在我囊中即可食東江之殘民且被陷思歸者尚不少也漸取海州則遼瀋開鐵彼必不敢復安據而思圖北寧則舊疆可復而漸加修整至河西廣寧一帶盡在包荒不必言矣如不取蓋則彼勢窮計决萬一用海則不必爲水戰也以大師扼我關前而舟載徧師撓我關後此不過數

武海而豈難渡乎我雖有百萬之衆有從背攻之者必不能復守舊轍孫承宗有議極悉正欲上而祇於逆璫陛下試問之知其詳也西事之大逆在安邦彥而安位其次也故法當使四十八目自爲攻擊而安位得綁縛邦彥以自贖然安位與四十八目不危急而欲以文告空言得之此兒戲也邦彥巢隣貴州故說者欲自貴入然黔一出會城皆爲賊境故入易而出難王三善

之敗蔡復一之潰皆繇此也安位之巢拒大方
與奢崇明舊穴永寧近永寧原設有監司衛所
今已恢復當自此進而漸修赤水等處城池則
漸逼大方而安位危急安位急則邦彥可縛獻
矣今欲合五路師用二百萬餉而圖之誠善策
也恐不能耳苟不能辦則不如此着之穩社者
舊督臣閔夢得曾詳言之而疏到之日已爲逆
璫所驅矣原疏在部　陛下可取而閱也然臣

謂排酋禍甚於奴酋圖賊害深於黠賊非爲好異之言也請舉其説奴之部落不過萬人收南北關海灰等夷而有三四萬合西虜降者而有五六萬合開鐵久降者而始有八九萬數止此矣自舊輔孫承宗駐師右屯彼即棄新築之遼陽而復城瀋陽繼且漸營境外爲還巢之計故使承宗不爲逆璫所排則其事已有緒矣事一壞於撤錦右再壞於用內鎮不唯封疆日削并

向所製辦舟車器械馬匹所謂四方精鋭盡皆銷靡故今日頗難於咎然奴子玄計舉動輕而用法寛舉動輕故不能所向皆捷用法寛則部落得自為政而逃竄者愈多故臣謂恢遼此日殊不難也至於插酋虎墩兎憨者乃小王子之後土蠻之孫而亡元的派也在昔吉囊俺答乃瓦剌之後而其宗黨也在 世廟時二酋盛故土蠻東徙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其諸部納進如

故如粆化等五大營亦其部落而先徙於東奪福餘衛地而居之者也如都令拱兎等八營乃其統率東遷者也如東不的所轄三十六家乃俺答之部落東侵朶顔衛地而居之者也今自土蠻延至虎酋已數十年不唯陝西之吉囊山西之俺答貢獻簡略卽遁遼之粆化等本部之都令等亦漸生二虎酋年壯氣盛而又値諸部零弱最強者宣大之虜因卜素分而弱次莽如

河套之虜而且分爲十枝故先征服粆化等繼
及都令等因而至宣大至河套無不所向披靡
蓋其衆四十萬不動則已動則名正兵強故不
降即走耳今彼已合諸夷欲盡得諸夷之賞諸
夷之逃者必保其賞箭符質以去我勢不能與
而彼必不肯不挾則上之直走宣薊以窺神京
次之即蹂破大同以恣飽子女玉帛此事當不
在遠也至於遼東巢穴已焚之矣此事發則氿

邊皆震彼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邊勢實分恐今之邊必無兩盛臣故以虎酋禍甚於奴酋也欲爲善計在精選九邊撫鎮各爲改圖庶幾可禦而人才難得積習難洗臣甚慮之則當急用其祖父以來素所馴狎畏服者與之講折姑爲綫繳之謀徐觀其變至於黔賊安邦彥雖流毒五省然偏在一隅往恐奢崇明克夔府順流而下此必非安酋所辦也終爲穴中之獸若蜀賊

鄭芝龍出入粵閩之間聚衆數萬聚船千餘招窮士撫貧民意似有在今流突之禍必及浙直何也我行於腹地則動隔千里彼行於海外則四至皆瞬息也若不設總督處重餉急圖勦除解散則彼之分突甚易而我之合勦甚難東南財賦之區爲其所擾三方用兵皆無財不可其憂在天下而此賊之或突留都驚陵寢或扼運道阻漕艘又未可知也 皇上建中興之業祇

當挑選擇四支師數大將而專辦矣然必聖見
定而後可信任將帥擇精信專則責效速故敢
不避煩瀆縷陳宸聽伏乞聖明裁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